

据说不知若干年前，天上忽然落下一颗大星，这里由此得名星子山。春生是星子山人，四十多年前，我们一起读书，一起起卧。他每十天半月照例须回家往返一次，负数十斤口粮回校，不然是饿肚子。有天周末放学尚早，他热情邀请我去他家玩，这段自小结下的同窗情分，至今还藏在心底深处。

夹板峪崎岖的山路我不惯行走，他们一前一后抓住我，我们宛如一群负鼠，逶迤上行。山路被无数脚印与汗渍浸润，尺宽路面几乎寸草不生，无数金黄的松针铺在路边。头顶巨大树冠的阴影，筛下细碎的天光来。沿途分外寂静，偶尔一声“勾哪亢当”的清脆高亢鸟叫，四下张望，却又无从发觉藏身于何处，我小小的心中充满无以言说的新鲜与好奇。

行至半坡，路边有一眼清亮的泉水。他们没有丝毫疲惫，就着泉水洗脸，解渴，随地散坐歇气，并趁隙煞有介事地说起此地的掌故：树笼里早年出老虎，有年，有只老虎端坐在泉边，双眼大如铜铃。一直威武地坐在那里，有好几个月，人几乎都不敢近前。一天终于萎地倒掉了，原来却是个死老虎，脑壳不知何时中了枪，后腿牢牢还拖着一个兽枷。

我听得一阵心紧，待稍稍松下一口气时，春生一本正经又讲，他家茅房猪栏里就进来过老虎，叨走一只架子猪。那做死挣扎的老虎，木材和桐油等土特产从这里运出去，外面的棉花布匹、食盐等物资要从这里运进来。至明清时期更是发展成了桑植县最繁荣的水埠码头。不管是船佬、商販还是放排的排客但凡顺利渡过了苦竹河上游的瀑湫滩后便都会在苦竹寨停留两三日，享受劫后余生的小确幸。

“这个你也亲见过？”我的心又突突提起来。

“爸爸那个时候和我而今一般大，我不知还在哪里摸猪鸡屎呢！”他一脸淡定，大家却扑哧一下大笑开来。

爬上山垭后，地势已经很高，眼前一下分外敞亮起来。透过巨大的枞树盖右望去，星子山遥遥可见。无非荒草遍山，形

状各异的灰白巨大石头到处都是。他们叽叽喳喳又告诉我，那山里面原是空的，假如晴好的夜间，天上下凡的星星，会自动升上山顶来，放出异样的光辉。哎，多么使人遐想神往！

夕阳眼看就要沉入西方的天际去。撈过一个山岗，春生雀跃着笑道：“到家了，到家了！”眼前展现出一方盛满绿水的小小池塘来，枯黄的长竹视槽一副两半，一段一段高低连缀，引来一股清亮的细流，借着视槽流向低处一口四方大石缸里，溢出来就直接注入池塘，一切皆显得那么自然。一条大黄狗，狂吠着奔出来了，春生锐声喊了一声“招财”，招财即刻迎上前来，欢快地摇起尾巴。它好似却不欢迎我，直围着裤腿闻，唬得我半天不敢开步。

“啊唷！大坪大坝来的孩子，稀客，稀客！”一个四十上下的素朴女人，闻声从一排破旧的土墙木房里，跨过石槽门槛迎出来，一面赶着狗，一面一把抓住我的手。临行时母亲反复叮嘱，出门要懂礼貌，见了年岁大的女人要喊嬷嬷。我腼腆得紧，心想这就是春生的娘了，于是怯生生地低声喊了声“嬷嬷”。

晚饭是南瓜、腌菜、炒辣椒，另外还特地加一个辣椒煎鸡蛋。住校时与春生同睡一铺，洗漱后客随主便，依旧安排与他一起宿西头厢房里。山上无蚊子，不挂蚊帐。没有电，待摸黑上床，我倒头便睡。天大亮后才发觉，土布被面与我奶铺盖相仿，由桑叶或五倍子染色，原本青翠的

兰花被面，仿佛历经数代人浆洗使用，到后不知变作了什么颜色。

我正为屁股上的无名肿毒烦恼，经过昨日爬山半天劳累，早上起床后好似烧得更加厉害。嬷嬷发觉了异样，便问我：“吃隔年的老南瓜了吧？”家乡的习惯，待霜降后，南瓜冬瓜一齐收获进来，长月堆在屋角，但不能放过年。据说大人小孩吃过隔年的南瓜冬瓜，便会生出无名的疔疮疱疹。我挠腹刮肚想，南瓜没少吃过，隔年的南瓜，最后的出路多半剁碎煮熟壮了年猪，莫名其妙便搔了搔头。

“你莫急，不要紧！”嬷嬷一边飞速抄下灰白的围裙，一边安慰我。看她随手抄起柴刀，扛了短梯，就势搭在屋当头一高大的树干上，爬上去麻力劈下几枝寸长的尖刺。也不及洗，和水放进一个乌黑的土罐里，等熬成酱紫色的汁液，倒入一只青花粗瓷碗，等稍凉便要我喝下。

“喝下去，包好，喝下去，包好！”嬷嬷一脸慈祥地看着我。

以为药味会很苦，落嘴淡淡的，我一气喝下大半碗去。半日果然神奇，慢慢便退了烧，消了肿。

我问：“嬷嬷，那是什么树，浑身长满刺？”

“天钉！皂果树上结的硬刺，土郎中管叫天钉。等霜降后，一树豆荚熟了，摘下来好洗衣服，去腻。”母亲平日多半用洗衣粉和马头肥皂洗衣，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这个能洗衣服脱腻的原理。

过门为客，我那时人小鬼大，暗暗以

为并未享受稀客的待遇，每餐菜肴几乎就以南瓜腌菜辣椒小菜为主，好吃的煎蛋头天吃过后再不见踪影。篱园边上，栽满一畦蛇纹斑点的稀罕植物，我头一回看到，方才知名为魔芋，油少，两餐后便难以下筷。难以忘怀的还是屋前有一树大枣，想吃就和春生打上一竹杆，落口甜香清脆。顶着凤冠拖着五彩长尾的鸟儿唤不上名来，黄嘎子和喜鹊自然认得，它们“唧唧喳喳”也时时来光顾，专拣大枣晒红的一面啄，一个个又不及吃完，零零碎碎倒散落浪费了。一地。

数年后，嬷嬷自县城赶集归来，路过我家门口时询问，“这是飞儿的屋吧？”母亲赶紧迎她进来，粗茶淡饭安排款待。嬷嬷衣着还是那么朴素，向着我笑，喊我的小名。我迟疑了一下，那时我已学会以衣貌取人，反应便淡淡地。她大抵觉察到，神情立时讪讪收敛起来。

后来与嬷嬷便不复再见。倒是春生断断续续时有联系，先是就近谋生，后来成家，又举家出门打工去。前些年又听说倾尽全力在县城置办了新房，缘由却是孩子快成年。照他的语气，老家又穷又远，自家孩子都嫌弃一步山路不好走，哪有女孩子愿意上门吃得那份苦受得那份难！

许多年后后的一个深秋后，我因事要上星子山去。重拾儿时曾爬过的夹板峪，山路已稍稍拓宽些，虽然坑坑洼洼，还能将路走着骑车。沿途遮天蔽日的杉树林已消失不见，数人合围的大松树也不见了，只有星子山顶白色大石头依旧如故。

当我的目光越过因失去视槽引水而干涸的池塘，因疏于人气照顾摇摇欲坠的乱石墙板壁房，一切恍若隔世，皆那么现实地刺激着我的眼睛感官。嬷嬷不见了，枣树也不见了，唯有高大的皂荚树，依旧倔强地还站立在那里，顺着干上离奇的硬刺望上去，形似娥眉的皂荚获得了大丰收，落英地挂满树梢，自生自灭。

唐风宋韵苦竹寨

甄钰源

中国。湖南。桑植。苦竹寨深藏于此。这个古老的土家寨子经历了两千年的沧桑风雨，像一块时间的琥珀，将唐风宋韵封存于苦竹河畔，和码头上的石阶一起见证时光。

“苦竹寨”是土家语，意为两面都是高山的山边村寨。寨子始建于唐宋，后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成为桑植和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往来的客商、外出赶考的士子要从这里经过，木材和桐油等土特产要从这里运出去，外面的棉花布匹、食盐等物资要从这里运进来。至明清时期更是发展成了桑植县最繁荣的水埠码头。不管是船佬、商販还是放排的排客但凡顺利渡过了苦竹河上游的瀑湫滩后便都会在苦竹寨停留两三日，享受劫后余生的小确幸。

老寨子里什么都有。酒坊，青楼、戏院、赌场、庙宇、客栈、官衙等等。他们用大块的腊肉和一碗碗辣味的苞谷烧安抚受惊后的心脏，然后在一曲曲婉转的阳戏调子里回到故乡。他们在赌场的烟雾里吸五喝六迷失自我，又在青楼的软语馨香中忘了来时之路。他们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地渡过下一个鬼门关，也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吃上今年的年夜饭……苦竹寨就像一位通灵的巫师，她随意画下的符咒，便可治疗他们旅途中的凶险和各种焦虑。当时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瀑湫滩最凶险，茅岩就是生死关，十船过滩九船翻，十排漂滩九排乱，排客船佬要过滩，先到苦竹玩三天，掏尽荷包先做仙，茅岩做鬼才不冤。

在时间的洪流里，有些东西被湮没了，被摧毁了，而有些东西却被保留了下来。比如苦竹寨。

这里的码头不再千帆林立，寨子里也不再人声鼎沸。但高高的风火墙、低矮的吊脚楼、古老的戏台、包了浆的石板路、连同苦竹河清亮的波光，仍在阳光下闪耀。从桑植去石门、澧县、津市等地再也不用坐半个月的船了，乘汽车，最多不过两三个小时就到了。而坐高铁就更快了，大概只要40分钟。桑植高铁站离苦竹寨就更近了，车程约莫15分钟吧。从这里出发，可以抵达任何你想要到达的地方。并且不再为出行的安全而烦恼。

当暮色渐渐地浸暗狭窄却空荡的巷子，寨子里的盏盏红灯便亮了起来。循着这温暖的灯光，我的心绪穿越了时空。仿佛看到在那依然盛满唐朝气息的石板路上，年轻的贺龙率领着红二、六军团的战士们正连夜赶往桃子溪。一户人家的婆婆被脚步声惊醒，从窗户里悄悄往外一看，见一队队的红军正在摸黑赶路，便赶紧把媳妇喊起来，将灯点亮，挂在门口，为战士们照亮行军路。寨子里的其他老百姓们也纷纷效仿。桑植民歌《门口挂盏灯》就这样诞生了。“睡到了半夜过，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些通俗易懂的歌词也非常贴近生活，不但体现了军与民的水鱼深情，也凸显出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坚实基础。直到现在，苦竹寨仍然保留着晚上在门口亮灯的习惯。而《门口挂盏灯》更是被广为传唱。

当明媚的阳光镀亮吊脚楼有些破败的屋顶，高高的风火墙便如同那凝固的音乐，隐隐地流出宏伟壮观的气势。这座被时间和历史赋予风骨的寨子震撼了我。令我思潮澎湃，浮想联翩。或许我的前世就是那个住在峰峦溪以采药为生的土家姑娘吧。而我的情郎则是那个有些憨憨的水性却极好的放排汉。我们总是在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用眼神搜索对方，然后心领神会地去戏台下听戏。他会悄悄塞给我一个银镯子和一些从津市带回来的小玩意儿，我则偷偷给他递上熬夜绣好的鞋垫。他呵呵地笑，一脸的憨样。我偷笑，却红了脸。

当黎明的薄雾弥漫在河面上，寨子里的炊烟便如一层淡淡的轻纱将万物温柔地唤醒。满山的柑橘、苞谷、黄豆上的露珠，便会朝着河边那座古寨的黑瓦屋顶流泻成绿色的泉溪。石墙上那些久经历史风雨的卵石，已被现代的萋萋芳草所覆盖，散发着植物的香气。陈旧的门板上，那些胡乱的划痕则像某位巫师雕刻的符咒，闪烁着星辰一样的光芒。连同门槛上的缺口，一起在寨子里扎下了深根。寨子是古老的，地里的柑橘、苞谷、黄豆却是新鲜的，蓬勃的。风会摇它们的叶子，雨让它们结出果子。

今天的苦竹寨，已然成为了张家界西线旅游的一大热点。她和九天峰恋景区、苦竹河平湖游、贺龙故居，刘家坪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等一起构成了高性价比的旅游圈。今天的苦竹寨，月亮是唐朝的。青石板的小巷亦是从来宋词里走出来的。半夜起床给红军在门口挂盏灯的小媳妇，也回到了89年前的那个夜晚。新鲜的苞谷烧已酿好，腊肉也已炒好，就等你了。

河堤边，有片神秘的竹林

谷成栋

我是一名转业军人
曾扛枪保卫过长城
岁月脱去了我的军装
却脱不去心中绿的内存

当我走进河堤边那片竹林
脚底便生出无数的根须
那片神秘的竹林
成为河堤的保护神

当春风还没有融尽余寒
蛰伏的梦想在土层中鼓动
破土而出一丛不染
不求大红大紫只是拔节有声
一地形象的尖锐像把把利剑

刺向空中的阴霾
当盛夏来临的时候
蜕去外衣去伪存真
袒露成熟的墨绿
刚直不阿
用片片剑眉凝视
狂风暴雨炎炎烈日
将数不清的时日叠加成关节
一排排向空中伸展
不卑躬屈膝总挺拔腰杆
发达的根系抓牢土地
撑起一片绿荫
呵护这道河堤
和岩石泥土一道结成兄弟情谊
阻挡着汹涌的洪流袭击

无论春夏秋冬
都有乐观的心态
四季常青
净化空气 美化环境奉献一生
当别的树木纷纷落叶
但它顽强地生存
践行职责和誓言
坚守成一道绿色的长城

河堤边，这片神秘的竹林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原来是检察官的化身



山花 谷俊德 摄

一天，一位香港姓陈的摄影家，向我索取一些相关资料。临别时，突然转过脸给我出一道考题，你是大湘西人，请问，湘西神秘的核心部位在何处？我干脆地回答：“当然是凤凰。”他摇摇头说，我已走遍整个湘西，应是泸溪的浦市。他接着讲了浦市的特色，使我心服口服，并达成共识。同时我又想起另一件事逐问他，你读过沈从文的《边城》吗？他点点。我又问，翠翠的原型在哪里？他答：“凤凰。”我说，如此看来，你对浦市还不完全了解。他马上反问，难道在浦市不成，你有什么依据？于是我讲给他一段传奇故事。

1982年，我在文化局从事专业文学创作。5月中旬某天，省文联著名专业作家宋梧刚来到慈利，找到我的领导，说他要到大湘西采风，为期半个月，要我陪同。经领导同意后，征求我个人意见。我一想，神秘的湘西特别是边城，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出发前，宋老兄讲了他的安排，先到永顺、保靖、龙山，然后去武陵、辰溪、泸溪、麻阳，最后到边城花垣、凤凰收尾。

人生的机遇往往出乎人的意料。我们在慈利上火车，一进车厢，竟然遇到了在湘西工作的诗人夏天，他是长沙人，回家探亲返回工作岗位。老朋友久别重逢，自然高兴，他第一句话便向我们透露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沈从文携夫人张兆和从北京回老家凤凰。这个消息顿时使我心中一热。沈从文我在中学时就崇拜这伟大作家，他的《边城》几乎成了我的日常读本，书中的翠翠便是我最喜爱的人物。宋老兄激动得击掌惊呼“天意，天意”。他当即改变行程计划，决定先拜访沈老。

吃完午饭，我们一行5人，前往目的地。黄永玉家住城郊的沱江右岸，是一栋老式的木房，屋周围砌了一道砖石院墙。座落在一片古老的树林子里，阳光初染，河雾刚退。林中山野花草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清香，大树上筑满了鸟巢，小鸟们似懂主人之意，唱出优美的迎客歌儿。好一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风水宝地。

我们按照主人门上文字的提示，敲开门后，接见我们的是我很想见到的大画家黄永玉，他头戴一顶灰色的工人帽，嘴里叼一根大烟斗，正袅袅冒着青烟。他问明情况后，向我们约法三章说，“见沈老可以，为保护他老人家的身体起见，谈话不超过一个小时，否则我就下逐客令。”不过他这句话，态度异常和蔼，脸色略带微笑。

黄画家将我们一行引荐给沈老。初夏的沱江，空气格外新鲜宜人。沈老坐在禾场上喝茶，满头稀疏的白发，戴上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圆圆的脸上充满了和蔼可亲的笑容，全无大作家的架子，倒像自己的长者。听说我们是同行者，很热情地和我们交谈，当他得知宋梧刚曾在湘西工作时，两人竟忘情谈起湘西人和事。沈老将《边城》的创作情况，谈得极为投入。他的声音轻柔，大概怕我们听不清，总是把头偏向宋梧刚面前，一字一顿地说。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翠翠”确有原型。他认识翠翠也是缘分所至。

沈老呷了一口茶，用他的小手绢揩揩额头的汗继续往下说。那是民国六年，大约六、七月间，他刚入伍不久，一天，乘船来到泸溪浦市古镇，当晚住宿在船上。沈从文想进城逛逛，借口船上住不下，向班长赵开明建议，借民房住宿几晚，未获批准。他们就从当地船上借些稻草在河堤柳丛下进行露宿，一住就是5个日子。一天，他和赵开明在城南的一条小街上走动，走着走着，一家名叫“富开兴”的绒线店铺，吸住了他俩的眼球，店中一位长相娇美的女孩进入视线。经问，这个女孩名叫翠翠，芳年16岁。正处在青春期的赵开明，对翠翠一见钟情，附在沈从文耳边轻声说：“这女孩简直美得像一朵花儿可爱。”为了进一步与翠翠套近乎，赵开明向沈从文借了两块铜板，找翠翠买了几根系草鞋的带子和棉绒。5天时间内，他和沈从文去了三次，每次都被翠翠那清纯的美姿所吸引。赵开明果然因翠翠漂亮可爱而动了真情，向沈从文发誓：“若是哪一天我若做了军官，一定娶翠翠为妻。”

讲到这里，沈老见我们在笔记本上写个不停，做了一个手势说，你们不要记录，我只是随便聊聊。

沈老说，他正式写作是进入北京之后的民国十三年，动手写《边城》是民国二十二年金秋季节。他和恋人张兆和结婚之后，住在北京西城达子营的一栋寓所里。新婚给他带来无限激情，开始酝酿中篇小说《边城》，由于他写的全是自己经历过的事，特别是翠翠对她了如指掌，写起来得心应手，如乘春风。谁知刚写完第二部书时，忽然接到一封告急的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家书珍贵，他急忙打开一看，原是母亲病危。沈从文是有名的孝子，因为自己闯荡江湖多年而未在母亲身边尽孝，心中愧疚，泪水盈眶，决定南下返家，于次年元月7日，乘火车到达常德下车。

常德是历史有名的湘西门户，也是他较熟悉的地方。一别18年，所见所闻，与以前截然不同了，似有一点进步的气氛，也闻到了丝丝新生活的气息。因为等船，只好在城南一家旅馆暂住下来，第二天他去码头打听船情时，竟然遇上一个与翠翠年龄和长相极似的漂亮女孩，经问这女孩的名字中也带有一个翠字，名叫王春翠，是船老板的女儿，经打听也是浦市人。暗说：浦市出美女！于是他就攀了这条船溯沅水而上，在船上他对春翠有了层次次的了解。在沅水整整行了7天，才到达泸溪浦市。

也许同为翠翠的缘故，他在泸溪等船时，又来到当年的那条街上，寻找那个翠翠的绒线铺。来到店前，正疑惑之时，恰好有人进店买货。沈从文就随着那人进入店内，一个酷像翠翠的女孩向他们打招呼，这不就是翠翠吗？沈从文差点叫出声来。女孩给那个顾客发了货，问沈从文：“你想买点什么？”沈从文不买东西，见女孩一脸真诚，只好说买一两棉绒。女孩很客气地给他搬来椅子请坐，当女孩伸手去取货时，柜旁边火盆上的茶壶发出水沸咣咣的声音。房内一个男人有气无力地叫道：“小翠，壶内水开了，你怎么未发现。”并随声出来。沈从文一眼认出，他不是赵开明吗？这时赵开明才认清眼前的小伙子就是他挂念中的战友沈从文。

原来赵开明入赘黄家，与翠翠结婚后，不珍惜幸福家庭，整天赌博吸毒，负债累累，家中一贫如洗，身体也瘦如干柴，不到30岁，成了个枯老头。可怜翠翠不堪重负，几年前就因病无钱治疗死去，留下赵开明与小翠相依为命。沈从文望着赵开明那副狼狽相，又可怜又可恨，将身上本来不多的盘缠钱给了他一些，劝他戒赌戒烟。又望着发辫扎着一缕白绒的小翠，心中一阵阵绞痛，双眉紧锁，连叹两声长气：真是红颜女子命薄啊。

略停一会，沈老岔开话题，望了我们一眼问：“你们去过浦市吗？”我们同时摇头。他很自豪地告诉我们，那可是一个好地方，如果说湘西是个聚宝箱，浦市就是宝中之王，也是个产“翠翠”的地方，什么叫“流连忘返”这个词，你在那里就体会到了。

沈从文很健谈，全然忘了只谈一个小时的约限。我们起身告别时，黄永玉画家指着手表对我们说，你们已是超时两个半小时了。我们只好与沈老依依惜别。

讲到这里，陈摄影家如获至宝地对我说，这件事，我闻所未闻，决定明天重赴浦市，寻找翠翠的原型。

翠翠原是浦市人

柯云